

牡丹花开 心有至

□张建丽

作为一个菏泽人,18岁开始我就在外地上大学、工作。和他人谈话时若是提到家乡,他们总是一脸艳羡:“你们那里的牡丹很有名哦。”其实,我的记忆里只有小时候妈妈带我去过的牡丹园,至于牡丹究竟怎样动人,并没有什么感觉。真正认识到它的美,是在回到故乡后。再次闻到牡丹花香,再次看到牡丹花海,竟如老友般熟悉,长久萦绕的乡愁一消而散。我终于明白外地人的那种艳羡,也终于清楚自己的心之所归。

牡丹盛放时的一天,因为采访,我来到曹州牡丹园。天上正飘着雨,整个园子里浮动着清幽的芬芳,细雨如同泡茶一样泡开了牡丹花的气息。花儿朵朵地绽放着,饱含水珠的红色娇艳欲滴,一扫潮湿天气的阴霾。这份管它晴天雨天,该开时就开,开就开得雍容大气的劲头,颇像波澜不惊、从容淡定的美妇,更应了刘禹锡的那句“惟有牡丹真国色,花开时节动京城”。

虽然是雨天,但并没有影响游客们观花的兴致,打伞游园的人们随处可见,伞下时不时地传来感慨:“怎么这样美!”还有率性的人直接扔了伞,跑进花海里,大喊:“就住在这里吧!”我忍不住笑出来,一种说不出的骄傲、自豪,在心中油然而生,并为自己曾嫌弃这座城市而后悔。

据说牡丹在中国有1500多年的栽培历史。菏泽牡丹栽培始于隋,兴于唐宋,盛于明清,至清代成为中国牡丹栽培中心,以其花大、型美、色艳、香浓著称于世。蒲松龄在《聊斋志异》中曾赞美“曹州牡丹甲齐鲁”,并为曹州牡丹中的两种绝品——葛巾紫和玉版白写了一则爱情神话故事《葛巾》,更使得菏泽牡丹声誉远扬。

故事里讲到,曹州牡丹名冠齐鲁,洛阳书生常大用慕名来游,住在一个官宦人家的花园里。在花园中,他偶然遇到一位美貌绝伦的少女,转晴而逝。常大用爱慕至极,相思成疾。一天,常大用又遇到这位少女——葛巾姑娘,就跪在地上苦苦求婚。葛巾被他的真诚感动,同常大用一起回到洛阳,并把妹妹玉版介绍给常大用的弟弟常大器作妻子,各自生了一个儿子。然而常大用非得探究葛巾的身世,终落得凄惨结局,徒留两株牡丹——葛巾紫和玉版白给后人。也许由于故事比较哀婉,这两种牡丹长得格外惹人怜爱。

如果说葛巾的戏说成分大,那百花园内的牡丹王则是真真的从历史到现在的见证者。这株“明代牡丹王”是明朝万历三十八年(1610年)栽植的,在百花园中是资历最深的“元老”。“明代牡丹王”品种名叫玉翠荷花,今年已经有404岁的高龄了,它植株高达2.6米,花冠直径5米,平均每年开花400余朵。因年数悠久,枝叶繁茂,牡丹王是陆续开花的,有的花朵将要凋谢,而有的花朵却未开绽,所以牡丹王的盛花期能达到近20天。来菏泽游玩的不少老年人更喜欢和“明代牡丹王”合影留念,要把这长寿的好兆头带给自己。

很多人认为菏泽牡丹不外乎就是观赏花,开过就没什么用了。其实牡丹还有很高的药用价值。人们对牡丹的认识,也是先从它的药用价值开始的。牡丹的根经过加工后称“丹皮”,是历史悠久的贵重中药材。菏泽丹皮历史上称“曹丹”,比一般丹皮更有特佳药物疗效,“曹丹”久放不易发霉,被列为上品,畅销国内外。

那个曾经年少爱追梦的我,一路逃离家乡。如今游子归来,才发现故乡的云一直都在,这里的牡丹花鲜艳依旧,只是以前的我从未发现。今后将不再离开,因为我已找到不到离开的理由。

菏泽是牡丹之都,菏泽牡丹花大、形美、色艳、香浓,对菏泽的作家来说,闻到牡丹花香,看到牡丹花海,长久萦绕心头的乡愁就会消散;菏泽还是著名的民间艺术之乡,这里的鲁锦花色繁多、制作精美,已经成为鲁西南人的共同记忆。近年来,在不少人认为是偏僻之地的菏泽,还建成了一个大剧院,在这里,菏泽人能看到、听到国家级团的演出,给当地人带来了无限的精神享受。生活在菏泽的作家们,不管是回望菏泽源远流长的历史,还是关注菏泽蓬勃发展的当下,都让人感到这是一方令人热爱和向往的热土。



菏泽曹州牡丹园。

伯乐,我的同乡

□赵统斌

在一个有风有雪的清晨,我望着窗外发呆。似乎是不经意间,“伯乐”这两个字符重重地拨动了我的心弦,令我警醒,同时也令我疑惑和感慨:在各种表格的籍贯栏里,我千百次地重复着“成武伯乐”几个字,并且不知还要重复到何时;我第一次尾随在大人身后“鬼逛”的集市叫伯乐集,记得那里的猪肉包子有着很好的味道;我最初就读的中学叫伯乐中学,那是我第一次离开父母去独立生活;我自修的第一篇文言文叫《马说》,那里面讲的就是伯乐的故事:“世有伯乐,然后有千里马,千里马常有,而伯乐不常有”。

“伯乐”的浓重氛围时刻笼罩着我,按说我该有着深深的“伯乐情结”。然而我却置若罔闻,浑然不觉。一次次地擦肩而过,一次次地失之交臂,难道我这位春秋时期的同乡不值得我用“新奇”或“深邃”的眼光去审视吗?念及此,便深深地抱愧于伯乐。对这位在两千多年前就生活得有滋有味的先人,我似乎应该觉悟了。

雪越发下得紧了,并伴着强劲的西北风。我抖抖肩,走进风雪中。出小城,西北一十八里就是伯乐墓,我要去凭吊我的这位同乡了。我的自愧自悔的情绪开始像雪花一样渐渐飘逝,而一种庄严的神圣感也风一般扫荡着我的心胸。

我应该和他对话与交流……

多少年了,多少年了……

坟头上的黄草依然随风飘扬。身首异处的残碑也静卧在那里,上面覆盖着厚厚的积雪。我轻轻地抚拭着残碑,就像抚摸伯乐的面颊,那凹凸不平的碑文,该是伯乐的皱纹了。伯乐温和地笑着,似乎不是从两千年前走来,他的形象是那样的真切——硬朗的骨骼,清爽的肌肤,鲜活的血肉,数不清的千里马欢叫着向他奔来……

我定了定神儿,眼前却是一抔黄土。伯乐,你真的是葬在这里吗?《太平寰宇记》有云:“伯乐冢,秦人善相马者,葬此。”至公元20世纪50年代,明嘉靖重修伯乐之墓碑犹存,看来确实如此。然而,伯乐明明是古郿(今成武)人,怎么成了秦人呢?原来古郿国甚小,封城不过50里,伯乐在这里不足以施展自己的雄才大略,就去了强大的秦国,结果深得秦穆公的赏识。

伯乐驯马,颇有治术,先通过灼马毛、削蹄甲等方法以规范其行为,再通过分组赛跑的方式以分辨其优劣。最后马死过半,所剩皆为良驹。这种优胜劣汰的驯马择马方式,不是很像国家队教练遴选足球运动员吗?

穿越两千多年的时空,我们又一次见到了伯乐。

大约也是这样一个大风降温的日子,雪如鹅羽般飞舞,只是天色已晚,清晨早已延换为黄昏。这时,披蓑戴笠的伯乐出现在我们的视野里。车轮滚滚,霰尘四射。伯乐正自东向西“车辚辚,马萧萧”地行进着……与家人小聚几日,就要匆匆返回秦国了。眯目晃脑的他尚未走出惜别的阴影,仍是一脸的哀戚,然而毕竟国事为重。

车经太行,忽见一匹年老的千里马正拉着盐车奋力地爬坡。那匹老马头将俯地,皮毛尽湿,负重难上。伯乐见状,忙跳下车来,抚马而恻,并旋即脱下上衣,给马披上。此时的千里马便“俯而喷,仰而鸣,声达于天,若金石声。”真是“士为知己者死,马为明己者奋。”只听那马长啸一声,直冲太行。这自然令人慨叹:知遇之恩竟能产生如此神奇的力量?

一年又一年,伯乐就是这样奔波在秦国和郿国之间,他在秦国勤勉而高效地工作着,为的是报答穆公的“知遇之恩”;他又时刻牵念着东方的郿

国,因为那里是他的根之所在,情之所系。

终于有一天,满头银发的伯乐揖别穆公,将要告老还乡了。穆公虽是难舍难弃,但也理解伯乐“叶落归根”的心情,便让伯乐从自己的儿孙里推荐一个人去接替他相马的重任。伯乐没有让平庸的儿孙接班,而是推荐了一个曾共同担柴挑菜的朋友九方皋。穆公应允后,便派九方皋去觅千里马。九方皋不负所托,三个月后就向穆公交差。穆公问:“找到的是一匹什么样的好马呀?”九方皋答:“黄色的母马。”穆公派人牵来一看,却是匹黑色的公马,便很不高兴,就召见伯乐说:“你推荐的相马人连马的颜色、公母都不能分辨,怎么识得千里马?”伯乐一听,先是十分惊讶,继而十分惊喜,最后是十分惊叹:“原来他的相马术竟高深到这种地步,比我强出千万倍!因为他看到的是事物的本质,而非表象。”事后证明,那匹马果然是一匹千里马。

举贤荐能贯穿在伯乐精神的始终,这不禁让人想起“外举不避仇,内举不避亲”这句话。但那实在是一种令多数人难以企及的大境界。在这一点上,我们的同乡伯乐真是令人钦佩和感动!

说到这儿,我应该郑重地告诉大家,伯乐本名并不叫伯乐,其实他姓孙名阳,因善相马,人们就用管天马的星宿伯乐以名之。

风已经停了,雪还在下着,四野茫茫,我已在伯乐墓前站成了一粒静物:“冷热往复寻常事,千古风流一荒冢。”

作别伯乐墓,我踏雪而归,伯乐,千里马;千里马,伯乐,交叉叠印在我的脑海中……伯乐与千里马怎么可以分先后呢?我开始怀疑韩愈的话了。但伯乐与千里马的关系肯定是密切的,但愿这种密切的关系不要变味和走形……